

钱钟书

作品集

QIANZHONGSHU ZUOPINJI

人·兽·鬼

围城

写在人生边上

槐聚诗存

石语

中国现代名家经典 作品集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钱 钟

作品集

QIANZHONGSHUZUOPINJI

写在人生边上

围城

人·兽·鬼

中国现代名家经典 作品集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钱锺书作品集/钱锺书著. —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04.9

ISBN 7-108-01726-1

I. 钱… II. 钱… III. 精品集-当代-中国
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487285 号

钱锺书作品集

出版发行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印 刷 北京怀柔红螺印刷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21

字 数 549 千字

版次印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5000

书 号 ISBN 7-108-01726-1/I·316

定 价 28.80 元

目 录

人·兽·鬼	(1)
围 城	(95)
写在人生边上	(381)
槐聚诗存	(415)
石 语	(561)

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
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
故君子慎其独。

——《礼记·中庸》

人
·
兽
·
鬼

上帝的梦

那时候,我们的世界已经给科学家、哲学家和政治家训练得驯服,沿着创化论、进化论、层化论、优生学、“新生活运动”的规律,日新日进。今天淘汰了昨天的生活方式,下午增高了上午的文化程度。生活和文明瞬息千变,变化多得历史不胜载,快到预言不及说。那时候,人生历程的单位是用“步”来计算,不说“过了一年”,说“又进了一步”,不说“寿终”,说“行人止步”,不说“哀悼某人逝世”,说“百步笑五十步”——笑他没多向前进几步。在男女结合的集会上,贺客只说“双飞”,不说“双宿”,只有少数守旧的人还祝这对夫妇“保持五分钟热度”,这就等于我们现在说“百年偕老”,明知是不可能的空话。但是这种进步的世界有一个美中不足,一切近百年史、五十年来的“文化检讨”、日记、年谱、自传、“我的几分之几的一生”,以及其他相类含有忏悔性的作品,都失掉了作用。幸亏那时候的人压根儿就没工夫看书。至于写这类读物的作者呢?他们运气好,早抢先在二十世纪初叶投了胎,出世了,写了,死了,有人读了,没人读了,给人忘了。进化的定律是后来者居上。时间空间演化出无机体;无机体进而为动植物;从固定的植物里变出文静、纠缠住不放的女人,从活泼的动物里变出粗野、敢冒险的男人;男人女人创化出小孩子;小孩子推演出洋娃娃。所以,至高无上的上帝该是进化最后的产物。不过,要出产个上帝谈何容易。历史上那一个伟人不在娘胎里住过十月才肯出世呢?象现在有四万万互相残害的子孙的黄帝,就累他母亲怀了足足二十个月的孕;正位为太上道德真君的老子也在娘胎里住了八十年,然后呱呱下地,真是名符其实的“老子”了。所以当天演的力量,经过数不清的年头,创化出一位上帝时,人类已在这世界里绝迹了——也许就为“双

飞”而不“双宿”的缘故。甚至进化论者也等不及了。因此,这个充满了物质的世界同时也很空虚,宛如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愚人的头脑。

正在深夜。古旧的黑暗温厚地掩覆住衰老的世界,仿佛沉重的眼皮盖在需要休息的眼睛上。上帝被天演的力量从虚无里直推出来,进了时空间,开始觉得自己的存在。到此刻,自古以来神学家和玄学家的证明,情人、战士、农人和贫苦人的祈祷,总算有个主儿。但是,这许多虔诚的表示,好比家人寄给流浪者的信,父母生前对于遗腹子的愿望,上帝丝毫没有领略到。他张开眼,什么都瞧不见。身子周围的寂静,无边,无底。已消逝的人类的遗习,在上帝的本能里半醒过来,他像小孩子般害怕,要啼哭。然而这寂静好久没给人声打破,结成了胶,不容许声音在中间流动。上帝省悟到这身外的寂静和心里的恐怖都是黑暗孵底的。他从此恨黑暗,要求他所未见过、不知名的光明。这要求一刻强于一刻,过了不知多少时间忽然黑暗薄了一层,夜减少了它的压力,隐隐露出高山深谷的轮廓,眼睛起了作用,视野里有了收获。这使上帝开始惊奇自己愿力的伟大。他想,他不要黑暗,黑暗就知趣让步。这还不够!本来望出去什么也没有,现在他眼睛所到,黑暗里就会生出东西,庞大地迎合着自己的目光。以前人类赞美万能创世的歌声,此时在上帝意识层下似乎又颤动着遗音和回响。

上帝也有人的脾气,知道了有权力就喜欢滥使。他想索性把黑暗全部驱除,瞧它听不听命令。噢!果然一会儿东方从灰转白,白里透红,出了太阳。上帝十分快乐,他觉得这是他要来的,听他的吩咐。他给日光射花的眼睛,自动地闭上,同时心里想:“好厉害的家伙!暂时不要它。”说也奇怪,果然眼前一切立即消灭,只见一团息息不停地泛出红色的黑暗。到此地步,上帝对自己的本领和权力,不能再怀疑了。既然闭上了眼睛能去掉光明,这光明准是自己眼睛里产生的。不信,试睁开眼睛。你瞧,这不是太阳?那不是山和水?都千依百顺的呈献在眼里。从前公鸡因为太阳非等他啼

不敢露脸，对母鸡昂然夸口，又对着太阳引吭高叫，自鸣得意。比公鸡伟大无数倍的上帝，这时候心理上也就和他相去不远，只恨天演的历程没化生出相当于母鸡的东西来配他，听他夸口。这可不是天演的缺陷，有它科学上的根据。正象一切优生学配合出的动物（譬如骡），或者受人崇拜的独裁元首（譬如只有一个睾丸的希脱勒），上帝是不传种的，无须配偶。不过，公鸡般的得意长鸣，还是免不了的。所以上帝不由自主哈哈大笑，这笑在旷野空谷里起了回声，使上帝佩服自己的声音能变得这样多，放得这样大，散得这样远。

这位上帝真不愧进化出来的。他跟原始人绝然不同。他全没有野蛮人初发现宇宙时的迷信和敬畏。他还保持着文明人唯我独尊的自信心。野蛮人随时随地相信有神道，向它屈服拜倒。上帝只发现了自己的伟大，觉得能指挥万物，无须依赖任何人。世界随他的视线蜿蜒地伸出去；脚走到哪里，地会跟到哪里，只有地平线向后退，这也表示它对自己的畏却。一切都增进他的骄傲，培养他的虚荣。他忽然需要一个伴侣。在这广漠的世界里，一个儿待下去怪不味的。要一个伴侣来解闷儿。上帝因此考虑这个伴侣该具有的条件。他的结论虽没有下面所说的那样明白，大意是相同的。

第一，这伴侣要能对自己了解。不过，这种了解只好象批评家对天才创作家的了解，能知而不能行。他的了解不会使他如法创作来和自己竞赛，只够使他中肯地赞美，妙人心坎地拍马；因为

第二，这伴侣的作用就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他该对自己无休歇地、不分皂白地颂赞，象富人家养的清客，被收买的政治家，受津贴的报纸编辑。不过，自己并没有贿赂他，这颂赞是出于他内心的感激悦服；所以——

第三，这伴侣该对自己忠实，虔诚，象——象什么呢？不但天真未凿的上帝不会知道，就是我们饱经世故，看过父子、兄弟、男女、主仆、上司和下属、领袖和爱戴者之间种种关系，也还不知道象

什么。

有些人,临睡稍一思想,就会失眠;另有些人,清醒时胡思乱想,就会迷迷糊糊地入睡。上帝也许是后一种人演化出来的,他从思想滑进了睡梦。这驯伏的世界也跟随他到梦境里来。他梦里依然是荒山野水,水里照出自己的形象。他灵机一动,向石骨棱棱的山身上,挑比较丰肥的地方,挖了一团泥,对照水里的形象,捏成坯子,吹口气。这坯子就活动起来,向脚边俯伏,叫:“全知全能的真主呀!我将无休止地歌颂你。”上帝这时候又惊又喜的心情,简直不可拟议。假使我们是小女孩子,忽妄得手里抱的洋娃娃赶着自己叫“妈妈”,或者是大学女生,忽见壁上贴的好莱坞的男明星在照相里对自己做眼,低声唱:“妹妹,我爱你!”也许我们能揣猜、想象他那时候心理的万分之一。可惜我们都不是。

一切宗教的圣经宝典关于黄土传人的记载,此刻才算证实了不失为预言。上帝并不明白自己在作梦,或者梦在作弄自己。他不知道这团水泥分析起来压根儿就是梦的质料。他以为真有一个凑趣助兴的人,从此以后,赞美不必出自己的口,而能称自己的心。因为对自己最好的颂赞,是心上要说而又是耳朵里听来的,有自赞那样的周到和中肯,而又出于旁人的嘴里。咱们都有这个理想,也许都曾在梦里造个人来实现。醒时要凭空造这样一个人,可没那么容易,我们只能把现成的人作为原料加工改造,成果总不很得心应手。

上帝在人类灭绝后才出世,不知不觉中占有许多便宜。譬如两个民族相斗争中,甲族虔诚地求他惩罚乙族,乙族真挚地望他毁灭甲族,使聪明正直的他左右为难。这种困难,此时决不会发牛。就象他在梦里造人,假如世间还文人,就会惹起笔墨官司。据他把烂泥捏人一点看来,上帝无疑地有自然主义的写实作风,因为他把人性看得这样卑污,向下层去找材料。同时,他当然充得古典派的作家,因为“一切创造基于模仿”,万能的他也免不了模仿着水里的印象才能造出一个人来。不知道是古典派理论不准确呢,是上帝

的手工粗劣呢，还是上帝的相貌丑陋呢，他照自己模样造成的人，看来实在不顺眼。他想这也许由于泥坯太粗，而且初次动手，手工还没纯熟。于是他选取最细软的泥——恰是无数年前林黛玉葬花的土壤，仔细拣去沙砾，调和了山谷阴处未干的朝露，对着先造的人型，仔细观察长处短处，然后用已有经验的手指，捏制新的泥坯子。他从流水的波纹里，采取了曲线来做这模型的体态；从朝霞的嫩光里，挑选出绮红来做它的脸色；向晴空里提炼了蔚蓝，浓缩人它的眼睛；最后，他收住一阵轻飘浮荡的风，灌注进这个泥型，代替自己吹气。风的性子是膨胀而流动的，所以这模型活起来，第一桩事就是伸个软软的懒腰，打个长长的呵欠，为天下伤春的少女定下了榜样。这第二个模型正是女人。她饲上帝根据第二不模型而改良的制造品。男人只是上帝初次的尝试，女人才是上帝最后的成功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爱漂亮的男人都向女人学样，女人要更先进，就发展成为妖怪。

从此，上帝有了事做。为这对男女，上帝费尽心思，造各种家畜、家禽、果子、蔬菜，给他们享受、利用。每造一件东西，他总沾沾自喜地问男人和女人道：“我又为你们发明了新东西，你们瞧我的本领大不大？”于是那一对齐声歌颂：“慈悲救世的上帝！”日子长了，这一对看惯了他的奇迹，感谢得也有些厌了，反嫌他碍着两口子间的体己。同时，上帝也诧异，何以他们俩的态度渐渐冷淡，不但颂赞的声音减少了高朗，而且俯伏时的膝盖和背脊也似乎不如以前弯得爽利。于是，上帝有个不快意的发现。自从造人以来，他发明的东西是不少了，但是有发现还算第一次。

这发现就是：每涉到男女关系的时候，“三”是个少不了而又要不得的数目。假使你是新来凑上的第三者，你当然自以为少不了，那两人中的一人也会觉得你少不了，还有余下的一人一定认为你要不得，你更以为他或她要不得。假使你是原来的而退作第三者，你依然觉得自己少不了，那两人却都以为你要不得，你也许对两人中的一人还以为她或他少不了，对余下的一人当然以为她或他要

不得。据数学家说，一只三角形里不能有两只钝角。不过，在男女三角形的关系里，总有一只钝角。上帝发现这钝角并不是那粗坯的男人，却正是自己，不知趣地监护着他俩。他最初造女人，并非要为男人添个伴侣。他只因为冷冷清清地无聊，制造个玩意儿来解闷，第一个坯子做得不满意，所以又造一个。谁知道他俩要好起来，反把他撇在一边。他诧异何以这女人对巍巍在上的造物主老是敬而远之，倒和那泥土气的男人亲密。于是，上帝又有一个不快的发现。这一次的发现不是数学上的，而是物理学上的。

这发现就是：宇宙间有地心吸力那一回事。由于地心吸力，一切东西都趋向下，包括牛顿所看见的苹果。所以下等人这样多，上等人那么希罕，并且上等人也常有向下层压迫的趋势；青年人那么容易堕落；世道人心那么每况愈下——这全是一个道理。上帝在造女人的时候，又调露水，又仿波纹，无意中证实了“女人水性”那句古话，更没想到另一句古话：“水性就下。”假使树上掉下的苹果恰砸痛牛顿的头，或碰破了他的鼻子，那末牛顿虽因此而发现吸力的定律，准会觉得这吸力的例子未免咄咄逼人。同样，上帝虽参透了人情物理，心上老是不自在，还觉得女人的情感不可理解。他甚至恨自己的伟大是个障碍，不容许他们来接近。造了这一对男女，反把自己的寂寞增加了；衬着他们的亲密，自己愈觉被排斥的孤独。更可气的是，他们有不能满足的需要时，又会来求情讨好。譬如水果烂了，要树上结新的，家畜吃腻了，要山里添些野味，他俩就会缠住上帝，又亲又热，哄到上帝答应。一到如愿以偿，他们又好一会要把上帝撇在脑后。上帝愈想愈气。原来要他们爱自己，非先使他们爱新果子或野味不可，自己不就身分降低，只等于果子或野味么？他们这样存心，若还让他们有求必遂，那末自己真算得果子中的傻瓜，野味里的呆鸟了！因此上帝下个决心，不再允许他们的请求。但是，上帝是给他俩罩上“正直慈悲”的头衔的，不好意思借小事和他俩为难。只能静候机会，等他们提出无理要求时，给他们一个干脆的拒绝。妙在上帝是长生不死的，随你多么长的时

期，都熬得住等待。

一天，女人独来向上帝请安。她坐在他脚边，仰面看着他脸，蓝液体的眼睛，象两汪地中海的水，娇声说：“真主啊！你心最好，能力最大，我真不知怎样来感谢你！”

上帝用全力抵抗住她眼睛的闪电战术，猜疑地问：“你有什么要求？”

女人赔小心似地媚笑，这笑扩充到肩背腰腹，使她全身丰腴的曲线添了波折，说的话仿佛被笑从心底下泛上来的，每个字都载沉载浮在笑声里：“你真是全知全晓的造物主哪！什么事都瞒不过你，我真怕你。其实我没有什么要求；你待我们太好了，一切都很完美。那——那也算不得什么要求。”

“‘那’是什么呢？快说罢。”上帝不耐烦地说，心给希冀逗得直跳直进，想出气的机会来了。

女人把后备着的娇态全部动员，扭着身子说：“伟大的天公啊！你真是无所不能。你毫不费力地一举手，已够使我们惊奇赞美。我并不要新鲜的东西，我只恳求你”——说时，她将脸贴住上帝漠无所感的腿，懒洋洋地向远远睡在山谷里的男人做个手势——“我只恳求你再造一个象他样子的人。不，不完全象他，比他坏子细腻些，相貌长得漂亮些。慈悲的主啊！你是最体贴下情的！”

上帝直跳起来，险把粘在脚边的女人踢开去，忙问：“要我再造一个男人？为什么？”

女人一手摩心口，一手摩脸颊，说：“吓死我了！神奇的上帝啊！你的力量真伟大！行动真迅速！你看，我的脸给你碰痛了——那没有关系。你不是问我缘故么？我的男人需要个朋友，他老和我在一起，怪闷的。你再造一个男人，免得他整日守着我，我说，对不对？”

“也免得你整夜守着他，是不是？”上帝的怒声，唤起了晴空隐隐的雷霆，“女人啊！你真大胆，竟向我提这样的要求！你对一切东西都贪多、浪费，甚至对于男人，在指定配给以外，还要奢侈品。

那还了得！快回去，我饶赦你初次，你再抱非分的欲望，我会责罚你，使你现有的男人都保不住，我把他毁灭。”

最后一句话很有效力。女人飞红了脸，骨朵着嘴，起身去了，一路上嘀咕：“我说着玩儿，你就拿腔作样。老实说，我早看破你没本领造一个比他好的男人！”这些话幸而上帝没听到。他出了心头恶气，乐的了不得；怕笑容给女人回头瞧见了，把脸躲在黑云堆里。他嘻开嘴，白牙齿的磁光在黑云里露出来，女人恰回脸一望，她没见过牙膏商标上画的黑人，误认以为电光。上帝努力压住的“哈哈”笑声，在腔子里一阵阵的掀动，女人远远听着，以为就是打雷。她想上帝在施展恐怖手段，又气又怕，三脚两步，跑到男人那里。上帝才恐吓过她，要剥夺她这个唯一的男人，所以她对他又恢复了占有的热情。她坐在他头边，吻醒了他，拥抱住他，说话里每一个字上都印着吻痕、染着嘴唇的潮润：“我只有你！我只爱你！没有你，我活不了。谁要把你拿走，我就拼了这条命！”男人酣睡初醒，莫名其妙，听到女人重申占领决心的宣言，局促不安，他刚做一个梦，心里有鬼。女人跑得累了，情感紧张得倦了，沉沉睡去。他偷偷起来，挑了两块吃剩的肥肉，去向上帝进贡。

“弘恩大量主人翁啊！求你垂鉴我的虔诚，接受这微末的孝敬。我们一切原是你赐予的，这东西也就是你的，我们所能贡献在你脚下的，只是一片真心，”男人如是说。

上帝方才的高兴，此时更增加了。他想，人来献祭，这还是第一次，准是那女人差男人代她来表示悔罪的。让自己的喜悦在脸上流露，就未免给他们小看了。°于是他默然不答，只向男人做出一种表情——法国和西班牙小说家用下面的记号来传达的表情：

“？”

男人见上帝脸色不难看，便鼓勇说：“我向主人要求一桩小事——”

上帝恍然大悟那两块肥肉相当于女人的巧笑媚眼，也是请求时的贿赂；要是当初这男人也造得娇美多姿，他就连这两块肥肉都

节省了。

“——我求你为我另造一个女人——”

“女人刚才向我作同样的要求，”上帝截断他的话。

上帝此时又失望，又生气。但是那头脑热昏的男人听了上帝的话，又惊又喜。他想：“女人真是鬼灵精儿！我做的梦，她怎会知道？怪不得她那一会抱了我那些话，原来她甘心牺牲自己的利益，已经代向上帝要求，但又有些舍不得我给新造女人抢去。唉！她这样心胸宽大，这样体贴入微，我怎忍得下心抛弃了她呢？”一面想，一面向上帝撒谎说：“是呀，她也觉得生活单调，希望有个同性的人来伴她解闷。”

“你错了！她不是要求我造个同性的人，她是向我提出同性质的要求。她求我另造个男人，要比你这蠢物长得好，你知道么？”

男人的失望不亚于上帝，赶快问：“主呀！你允许她没有？”

上帝感到发脾气的痛快，厉声说：“我后悔没允许了她。你们俩真没配错，好一对！快去！你再不小心，瞧我把女人都毁灭了”——似乎这恐吓的力量还不够大，又加上说：“并且不再给你肉吃！”男人在这两重威胁之下，发抖讨饶，碰了一鼻子灰回去。上帝叹口气，感慨何以造的人这样不成器呢？这两个人坏得这样平衡。这样对称，简直象两句骈文或一联律诗，上帝想到他们俩配搭得那样停匀合适，又佩服自己艺术的精妙了。

男人和女人向上帝都泄漏了个人的秘密，同样一无所得。男人怕上帝把他的请求告诉女人，女人不知道上帝已经把她的请求告诉男人，所以双方不约而同地对上帝又怨又恨，又防他嚷出彼此的私房话来。男人说：“我们日用的东西也将就得过了，可以不必去找上帝。”女人说：“他本领也使用完了，再求他，他也变不出什么新花样来，倒去看他的脸，真讨厌。”男女同声说：“我们都远着他，别理他，只当没有他。”于是神和人愈来愈疏远；上帝要他们和自己亲近的目的依然不能达到。上帝因此想出一个旁敲侧击的妙法。他们生活太容易，要让他们遭遇些困难和痛苦，那时候他们“穷则

呼天”，会知道自己是不好得罪的。

那一晚上，男人和女人在睡梦中惊醒，听见远处一种洪大的吼声。向来只有人吃荤腥，此外畜生象牛、羊、猪等都长斋持素，受了上帝感化，抱着“宁人吃我，我只吃草”的伟大精神。现在人以外，添了吃荤的动物，不但要夺人的肉食，并且人肉也合它们的口味，全不知道人肉好比猫肉、狗肉以及其他吃大荤的畜生的肉，是不中吃的——唐僧的肉所以惹得山精水怪馋欲滴，无非因为他是十世不破荤的和尚。男女俩所听见的声音，正是饿狮子觅食不耐烦的叫。他们本能地战栗，觉得这吼声里含有敌性。四周蜷伏着的家畜，霍然耸立，竖起耳朵，屏住气息，好象在注意在什么。这愈增加两人的不安。狮子叫几声后住了，它吼声所裂开的夜又合拢来。好一会，家畜等仿佛明白危险暂时已过，都透口气，态度松懈下去。男人伸手抚摸身畔偃卧的羊，发现羊毛又湿又热，象刚出过汗的。女人打个寒噤，低声说：“准是上帝和我们捣乱，我想还是找个山洞去睡。我害怕在露天过夜。”两人起来，把牲口赶进山谷，然后躲入就近的洞里躺下。身和心渐渐溶解，散开去，沉下去，正要消失在睡眠里，忽然警惕，两人顿时清醒过来。一阵恐怖的寒冷从心上散布到四肢，冻结住他俩的身体和喉舌，这恐怖的原因象在黑暗里窥伺里、估量着他们。两人不敢动，不敢透气，一阵阵冷汗直淋。时间也象给恐怖凝固了，停止不流。忽然，恐怖不知到那里去，空气也仿佛释却负担，天明的曙光已向洞口试探。同时，山洞左右，一头猪狂叫，只叫了半声，以下响息全无，声音收束得给快刀划断似地干脆。猪的叫声彻底解除了洞里的紧张。男人伸胳膊给女人枕着，让她睡在自己怀里；他们俩相处以来，从未没有情欲地这样需要彼此。到天大亮，两人分头出去，男人点家畜，少了一头猪，其余的牛羊等也象经过大打击，无精打采。正在猜测着缘故，去打水的女人气急败坏地跑回哭诉。她过树林时，看见一条大蟒蛇蠕着一吞了猪后，正作助消化的饭后睡觉。水边沙滩上，横着一条鳄鱼，昂着向天张着大口；她幸而跑回得快，没给它瞧见。看来四处都有

危险潜伏,两人不能再无忧无虑地生活了。“一夜之间怎会添出这许多怕人东西呢?”两人讨论道:“无疑是我们尊他为上帝的家伙造了来害我们的。他不是上帝,他只魔鬼、万恶的魔鬼。我们没有眼睛,给他哄到如今。好了!好了!也有看破他真相这一天!”这几句话无形中解决了自古以来最难解答的问题:“这世界既是全能至善的上帝造的,何以又有恶魔那般猖獗?”原来上帝只是发善心时的魔鬼,肯把旁的东西给我们吃,而魔鬼也就是使坏心时的上帝,要把我们去喂旁东西。他们不是两个对峙的东西,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、两种名称,好比疯子一名天才,强盗就是好汉,情人又叫冤家。

男女间的窃窃私议,上帝竟没听见。他还以为自己独一无二,不知道上帝惟一的“一”,早给男女俩看成中国古代医生开方子在药味下注的“一”——“二分半”。他虽然全知全能,毕竟是个上等人,不屑管被窝里事、听门背后的话。他此时搓着双手,只等有好戏看。果然,两人垂头丧气,想不出个办法,但也不来求救上帝。一会儿,蟒蛇肚子消化了猪,狮子和老虎开始在邻近叫吼,男人拉女人慌忙跑到洞里,把石头垛在进口。只苦了剩下的家畜四面乱窜,向山罅里躲。上帝想:“妙啊!看野兽把你们家畜吃完了,你们自然会来哀求我。那时候,哼!……”谁知道,天下事固不能尽如人意,人间事也未必尽如天意。这种消耗策略并没有使人屈服。因为野兽总是野兽,欠缺文明的修养。譬如那蟒蛇没受过教育,不知道颠扑不破的那句古话,“羊肉没吃着,惹得一身臊”,所以它吃过猪后,想换换口味,囫囵吞了一头大羊。羊有两支尖角,刺破它的咽喉,羊肉算是到口,却赔了性命。狮子和老虎也是小家子相得很,不知道吃饭的礼貌,吃牛肉吃得抢起来,打做一团,结果老虎死了,狮子负伤到溪边去喝水。这溪里的鳄鱼是个文盲,没念过韩昌黎有名的《祭鳄文》,所以不去吃鱼虾,反要尝狮子肉。那狮子不吃人家的肉也罢了,那肯割舍自己的肉,又跟鳄鱼性命相搏,打得胜负难分,你死我也不活。男人和女人给洞外惨厉的叫声,吓得半